

千古词状元

柳 永 全 传

叶一青 王光炤 著

长 春 出 版 社

内 容 简 介

柳永是扭转五代词风，完成词由小令向长调转变的北宋杰出词人，堪称千古词仙！

全书以哺育传主成长的当时社会风云变幻为经，以传主人生历程为纬，将其一生经历和身后的大背景密切相连，用大量形象生动的细节和优美流畅的文笔，向广大读者展示了封建社会中一个有正义感而又才华杰出的知识分子坎坷的一生。

总 序

人创造了历史。确切地说，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然而，在过去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有多少风流人物兴衰浮沉，影响和主宰着社会的风云变幻。大浪淘沙，仍能流传千古、名彪史册的英雄只有那些少数人物，他们和中国历史的兴衰更替紧紧相连。他们参与创造中华民族的历史；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历史发展的方向和速度；他们使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枝繁叶茂，生生不息。他们是中国历史上世代被推崇的著名人物。

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改革家，以帝王将相之尊而名垂青史。他们有的以其雄才大略、英勇神武，开一朝盛世，创治世峰巅；有的崛起于烽烟四起之时，以金戈铁马、戎马倥偬，结束长期战乱纷争，给国家带来和平安宁；有的以其智谋权术，纵横捭阖，辅佐一代帝王成就千秋霸业；有的励精图治、变法自强，挽江山于既倾。他们是真正的叱咤风云、扭转乾坤的英雄豪杰，中国历史因他们而一次又一次走向辉煌。

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享有最尊崇的地位，被后代尊为圣贤文豪。他们以其深厚卓绝之才能，坚忍不拔之毅力，倾一生精力，披肝沥血，创一代风气，成一代宗师。他们的人品学识是一代又一代人们学习的楷模，他们的文章著作是中国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

是千百年来中国主流文化的象征。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思想家、军事家、科学家，他们以其不凡的思想和卓越的功勋被后人誉为名士名将。不论是国强民富的黄金盛世，还是内忧外患的危机时刻，他们都表现出超越时代的思想见地和为国分忧的忠胆热忱。相对于帝王将相的高贵霸气、圣贤文豪的无尚尊崇，他们的身份似乎稍显卑微。但正是他们构成了中华民族最坚固的根基。千百年来，他们被人民大众神话般地歌颂着，他们是民族的大众的精英。

中国名人，是中华民族的魂。他们如夜空中一颗颗耀眼的巨星，交相辉映，璀璨夺目。朝代的兴废，改变不了他们的业绩，岁月的流逝，冲刷不掉他们的英名，时代的变迁，动摇不了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

《中国名人全传》集历朝历代各个领域精英于一体，以生动的语言、独特的视角、精妙的叙述，全方位地再现了这些著名人物非凡的智慧、卓越的成就、不朽的英名，他们不平凡的一生所走过的道路，以及他们对中国历史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英雄创造了历史。

编者

2002年7月

目 录

乳燕飞华屋	(1)
天外又新天	(35)
青松仰面看	(44)
惊心愤不平	(65)
惊艳更惊魂	(81)
客梦血惊魂	(99)
痴蝶困花丛	(120)
词苑激波澜	(138)
家法警奢玩	(156)
词林匕首见	(167)
青楼刮目看	(176)
惊梦岳阳楼	(188)
潦倒莆田城	(202)
患难见真情	(222)
肠断钱塘江	(230)
巧遇谢玉英	(268)
扬名《望海潮》	(292)
愤写《鹤冲天》	(328)
风雨《击梧桐》	(345)

乳燕飞华屋

福建莆田。

这里山青水秀，物产丰饶，民风淳朴。这里又是歌舞之乡。因为这里是唐玄宗在未宠爱杨玉环以前，所眷恋的梅妃的故乡。父老相传，安史之乱时，这位一生喜爱梅花的梅妃，为逃避杨玉环对她的迫害，在御用的梨园子弟的掩护下，逃离长安，回到故乡定居，而护送她回籍的这批艺人，也在莆田扎根落户。他们带来的盛唐时的歌舞艺术，在这里生根、开花、结果，从而使莆田人热爱上了歌舞艺术。一些唐代的歌曲，在莆田得以久远地流传。梅花是一种象征高尚情操的花卉，居于“四君子”之首，莆田人热爱这位自甘淡泊、避祸归来的梅妃，也就相应地爱上了梅花。在当时，这里真成了梅花之乡，家家户户无不种梅以为乐。梅妃的忌辰是七月初七，每到这天，莆田人都按照三秦的风俗，对这位梅妃以瓜果祭奠和演奏歌舞，以表怀念之情。

这天，是大宋太宗皇帝雍熙二年（公元 988 年），恰是梅妃逝世的二百周年忌日。莆田人一如既往，家家户户焚香设烛举行隆重的纪念，白天从四面八方拥来无数的人群举行歌舞庆祝，情趣盎然。

这天深夜，在这里南大街的尽头——原南唐工部尚书柳宜的私宅后花园中，奴婢们俱已入睡，柳宜和他的夫人刘氏，以及贴身侍婢小婷，悄悄地安排香案，点起香烛，摆好时鲜瓜果，一幅裱好的白绫端端正正地摆在供桌中央。穿戴整齐的柳宜，满面泪痕，神色肃穆地向着香案跪着，声调凄然地说：“主公，今天是您遇害升天十周年的忌日。孤臣柳宜，谨备清酒素酌，遥祭主公在天之灵。臣愧不能尽节随侍九泉，而见颜事赵，实负深恩于万一！主公，您是一代词宗，才华盖世，厚以待人。唉！可您难谄政坛之诡诈，忽视赵宋之眈眈！您之左右，皆是阿谀恭奉之臣，而无经天纬地之才，您惯于歌舞升平，不知危机四伏，导致国破家亡，沦为臣虏，惨遭非命；微臣空有报国赤忱，虽屡有犯颜直谏之奏折，终未能力挽狂澜。眼看山河沦丧，主辱臣哀，臣恨既不能尽忠陛下于生前，又不能追侍主公于地下……”他说着说着，不由泪如泉涌，呜咽得说不下去了。

“老爷！”刘氏轻轻地将他扶起，凄惋地说道：“后主陛下已不可复生，在他未入宋之前，你也进了不少良言，提了一些方略，如严守两淮，陈兵采石，严备军机，革除弊习，全国军民齐心备战，然而他只耽于词章，溺于歌舞，疏于戒备，以致堂堂一国之君，却沦为宋之违命侯。被臣虏之后，又不该写那些怀旧之词。唉！他本不是个做帝王的料子，可惜他不该生于帝王家，他若出生在平常人家，这一代词坛盛主，非他莫属！唉，这些话说来都晚了。老爷，你特从汴京赶回，今晚遥祭于他，也算尽了你的不忘故国之情、旧臣之忠了！”

柳宜长叹一声，说：“我又何尝不知后主之为，人，填词圣手，曲中魁元，他文人器质太重，治国之道不精，军旅之事不知。可是，犬马尚有思旧之情，人难道能无恋主之意？今日之祭，也不过聊表我忝离之思。夫人，永儿呢？”

“爹，我在这里呢。”随着这稚嫩的声音，从一株大榕树后走出一个七岁左右的天真小儿，他撒娇似地扑向刘氏的怀里：“妈，你们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什么故国啊，旧臣啊，故主啊？难道在宋之前，还有一个前朝？一个后主？爹，妈，你们为什么在这深夜里摆设香案祭奠他呀？”

柳宜一怔，心想，这小鬼头竟然在深夜还没有去睡，却躲在树后偷听。也不由假意嗔道：“看你这小怪精，这时候还没去睡？”

刘氏爱怜地摸着他的小脸蛋，“小孩子，这些事不是你能懂的，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事就不要问！”

“对，小孩子，少管闲事！”柳宜板起了面孔。

“永儿！”刘氏把他紧紧搂进怀里，“你还小，以后大起来就明白了。今夜之事，你可千万不要对外人讲，讲了出去要生事的，呃，你不是早睡了吗，怎么又跑到这里来了？”

“我已经睡了一觉，天热得很，我就悄悄爬起来了，从窗子里看到你们在这里焚香点烛，不知你们是干什么，我就悄悄地跑来了。你们说的那些话我全听见了，爹，您怎么哭了？噢，香案上怎么还有一幅写了字的素绢！我倒要看看！”他边说边伸手去拿。

“永儿，动不得！这是御笔！”刘氏连忙阻住。

“御笔？您不是说御笔是当今皇上写的字么？”这孩子更加好奇，硬是要拿过来细看。

“夫人，就让他读读，他已开蒙两年多了，我倒要考考他长进如何。婷婷，掌灯！”柳宜恭敬地举起了那幅素绢。

一阵童稚的声音，在这沉寂的花园中响起，这声调有腔有板，十分悦耳：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

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

“爹，怎么这里少字？这是什么文体？”柳永瞪着一双闪光的眸子，偏着脑袋问着父亲，“为什么这字数有的长，有的短，又像诗又不是诗？平仄规律又不对？可这比诗又像顺口些。”

柳宜的脸上泛起了得意的笑容，瞥了一眼儿子：“看起来，你读书还是细心的，告诉你，这叫‘词’，不是诗，这是能上口歌唱的词章，又叫词曲小令，要依谱儿唱。一下子也给你说不清楚，好，时间不早了，明天再好好给你细说。”

“不！我偏要弄清楚嘛，今天的事干嘛要拖到明天？”柳永一副撒娇的样子。

“永儿，你爹爹今天够累的了，况且已经深夜了，让他明天给你说。这里面的学问深着哩！”刘氏温和地抓住儿子的小手，“永儿，娘再交待你一遍，今晚之事，是千万不能说出去的，叫人家知道了，你爹爹和我，还有你和你哥哥，咱们全家都要砍头的，懂吗？记住，千万别说出去，跟谁也别提！婷婷，带他回房去睡吧。呃，永儿，你大哥和二哥都睡了吗？”

“他们早睡下了，一对瞌睡虫，睡在床上还磨牙，真讨厌！”

“婷婷，你带他到后面那间小耳房去睡！”

“我要婷婷姐跟我打伴！”

“好，我跟你打伴。小少爷，我们走吧！”

柳永向父母道了晚安，牵着婷婷的手，正准备离开，突然大街上传来一阵奔驰的马蹄声。紧接着，柳家已上了锁的门被敲得震天响，门外有人在叫着：“开门，快开门！”

急促的声音，划破了夏夜的宁静。柳宜夫妇，不由心里吃惊，刘氏和婷婷急忙撤去了香案上的蜡烛和供果，扔进花丛之中，刘氏把那幅白绫迅速地藏进衣袖之内，她怀着不安的心情

问着丈夫：“快半夜了，还有谁来捶门叫户？”

柳宜毕竟身在宦海多年，见多识广，他平静地说：“别紧张，打家劫舍的强人，不敢这样捶门大叫，可能是朝廷派人传旨，夫人，吩咐仆人起来，到前面去开门。”

“老爷，这么晚来旨，是吉是凶？难道是因为后主这首词章扯到你？”

“唉！亡国贱俘，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还不是由当今皇上去摆布。”

“唉！听天由命吧！”刘氏心怀忐忑地吩咐婷婷叫人去开门。

整个花园一片悄然，可以听到府门启锁和开门的声音。紧接着，又听到来人询问门役：“你家柳大人睡下了？快快将他叫起，请他到前厅接旨！”

柳宜听到这声音，紧张的心态松弛下来，刘氏也平静了许多，心知这不是灭门之祸。柳宜悄悄对刘氏说：“量不妨事，你只管放心。”他整了整衣冠，步履从容地向前厅走去。刘氏一面示意婷婷带柳永到小耳房去歇息，一面蹑手蹑足地去到前厅屏风后潜听。柳永出于好奇，执拗地要去前厅看个究竟，婷婷无奈，只好依他。

在前厅，莆田县令郭元向出迎的柳宜拱了拱手：“柳大人，刚才接到朝中四百里的上谕，请柳大人接旨！”他边说边从衙役所捧的红漆盘中取出了黄绫。柳宜怀着惶惑不安的心情跪了下去，郭元展开黄绫朗声宣读诏书：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着乞假回籍工部郎中柳宜，限接旨后十日回京！钦此。”

“微臣领旨，万岁，万万岁！”

“柳大人，此去京都约二千余里，圣上限大人十日之内抵达京都，时间紧迫。恐延误圣谕，明日拂晓前大人必须启程。

下官已备下三匹快马，派两名兵丁护送，请大人今晚务必备好行装。”

“有劳贵县了，明早晨时，宜在寒舍门前恭候！”

柳宜送走县令转进内室，刘氏已知内情，悬着的心算是放了下来，但又感到忧虑不安：“老爷，如今正是盛夏，长途跋涉，你一路小心中暑，多多保重！”

柳永翘起小嘴：“阿爹，说好了你明天教我学词，你一走就学不成了。这皇帝老子的话就那么大，说走就要走。阿爹，你走了哪个教我呢？”

“料不到你小小年纪就迷上了词。好，我走之后，让妈妈教你，你娘可是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呢。永儿，以后可不许信口胡说，皇帝老子的话比天还大呢，谁也不敢有半点违抗，这些你长大就懂了。”柳宜爱怜地摸了摸儿子的头，转面对妻子说：“夫人，你先把后主的词教给他，再让他读温庭筠的《金荃集》，让他更好地懂得词曲的奥秘，闲时可教他一二。记住，圣贤书一定不能有半点荒废，此子聪慧，今后扬我柳家门楣，怕是要赖他呢！”

第二天天刚破晓，柳宜由县里派来的兵丁护送，乘着快马，匆匆向北而去，他心怀忐忑，不知此次奉旨回京等待他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他知道这位太宗皇帝，心狠手辣。京师传闻，太祖皇帝是他的兄长，居然在关键时刻，为夺得皇位而对他下了毒手，既然他对自己的同胞手足都可以不择手段，何况对他这个降臣？想到这里，他就更怀念死去的后主，那可是个心地宽厚的仁君，在他的御前为臣，不必担心意外的不测。他在北上途中，感慨丛生，在马上口占了一首七绝：

冒暑扬尘黯自伤，
纵然驰马意彷徨。
儒冠误我林泉约，
回首乡关总渺茫。

四天之后，他们一行三人策马驰到弋阳驿馆。在沐浴更衣之后，只听得馆外一阵马嘶，旋即听到有人问驿丞：“莆田柳大人可曾到达？”

柳宜走出来答道：“下官正是！”他顺势一眼瞥去，只见来人是位四十多岁的宫内太监装束，肩上挂一黄绶包袱，他看这架势，猜是圣上又来了新的旨意。他正猜疑，这位太监扯着公鸭嗓子开口道：“您就是莆田柳大人，正好，请在这儿接旨！”

他赶忙跪了下来，口呼“万岁”。这位太监朗声宣读道：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近日黄河水涨，晋、陕均遇特大洪灾，卿昔日居官水吏，治淮卓有成效，着即驰赴浍池，助枢密副使范仲淹合力治黄，工竣后，再行来京。钦此。”

再呼“万岁”后，他接过黄绶，悬着的心算是定下来了。

当晚，他在驿馆写了一封家信，请随来的护兵捎回莆田。

自柳宜接旨匆匆北上，刘氏的心一直忐忑不安，不知丈夫京都之行是凶是吉。几天后，她接丈夫途中的来信，这才吁了一声长气，悬着的心搁了下来，遂开始教儿子词曲，她想，词的渊源是由诗演化而来，为此，她先让柳永读白居易的《忆江南》：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
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她对这首词逐句解释，柳永听得津津有味，心目中呈现了美丽的江南景色，兴奋地说：“妈，江南景色这样美，等阿爹回来，我们一家上杭州那些地方玩去，好不好？”刘氏笑着说：“好，等你阿爹回来再说。”刘氏对这个儿子比较偏爱，因为他五官长得特别端正，一双眸子特别灵秀，而且天性聪慧异常，三岁便能背诵很多诗词，五岁上就开始背诵一些前人的文赋了，很多东西他一听就能开窍，不时会有很多出人意外的提高，想象力特别丰富。她常对丈夫说：“这孩子怕是柳氏门庭的千里驹呢！”丈夫也有同感，因而嘱咐她在儿子未正式启蒙入学之前，多教他读些诗赋和文章，在幼小时打好功底，现在刘氏把白居易的这首《忆江南》教给儿子以后，引起了极大的兴趣，要求母亲多教他一些新词。刘氏就进而教他学李白和杜甫的诗，如杜甫的《长干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柳永听了却向母亲提出一些怪问来：“妈，您说杜甫是一代诗圣，饱学夫子，是个了不起的大文豪，那他为什么住茅屋？不像咱们家一样住这样的楼房？”

“孩子，他处于困境，手里没钱，怎么住得起楼房！”母亲解释道。

“他读那么多的书，还做过官，怎么会手里没钱呢？爹爹能赶上这一代诗圣吗？咱们家为什么这么有钱？”

儿子这一连串的提问，使刘氏费了许多口舌，才解释明白。

一天，刘氏教他读《琵琶行》。他为诗中的“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而感到不解，刘氏为他解释说：“这是为妓女写的，缠头、红绡是那些有钱的王孙公子送给这些妓女的礼物。”他不禁又问：“妈，妓女是什么人？是干什么的？”他母亲只好含糊答道：“是卖身的。”

“卖身，卖给谁？这些妓女都跟一代诗圣杜甫一样穷得住

草屋？穷得要卖身吗？又有哪些人买呢？买了去做什么？唉！人穷得到了卖自己的地步，这些妓女太可怜了！”

刘氏因势利导：“永儿，你年纪还小，还不懂世事，这做人难哪，这些卖身的女子，是因生计所迫，不得已。对这种人，世人要体恤她们。你说得对，有钱才不会出卖自己！卖身是很可怜的，将心比心，你看诗人这两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不正是道出了诗人与妓女之间相同的感受吗？孩子，世道是很不公平的呢！”慈母的这些话，在小柳永的脑海里扎下了深根。

按照丈夫的吩咐，要教南唐后主李煜的词。为此，还给他讲述了一些历史，使柳永感到华夏文化源远流长，久而久之，在母亲的熏陶下，读书成了小柳永惟一的爱好，日积月累，他也学会了写诗和填词，他的第一首诗《读史怀今》是这样写的：

金风送爽入吾庐，缅忆前贤九月初。
借得少陵大手笔，墨香重彩绘新图。

这首诗，被他叔父柳宣看见了，赞不绝口，说：“不错，小小年纪，有这等气势，真乃吾家千里驹也！”

刘氏出生书香门第，她的外祖父是唐代著名音乐家雷海青之后，她从小在舅舅处学习音乐基本知识，能对词章谱曲。有道是学词先学曲，词是能歌唱的艺术，词与乐不可分离。她见儿子迷上了词章，于是在教儿子学词的同时，详细讲授乐理，并教他吹笛。好在柳永天资聪颖，在慈母的教导下，很快就学会了识谱。莆田是八闽的一个乐曲盛行之地，婚丧嫁娶，都要奏乐。柳永厕足其中，也受到熏陶，由识谱进而很快就学会了记谱和自创新声，刘氏见他如此是喜在心里。当时，朝廷的一

些权威文人学士，都讲究填词和赋诗，她认为儿子从小能在词上有所长进，这对他以后进入仕途有很大益处，这是显扬名声的一个重要手段。刘氏是一位很细心的人，虽然柳宜临行前嘱咐她教儿子读温庭筠的《金荃集》，但她认为温的词大多是写男女艳情，对小孩子不宜，所以只选了几首词教他。一边教儿子，一边惦念着在治黄工地上的丈夫，情不自禁地填了一首《浣溪沙》：

甫又重逢又别离，未知何日是归期？盼书长怨马行迟。脉脉相思传锦字，秋水瑟瑟寄征衣，一腔心事赖君知。

柳永正巧看到了这首词，读过之后，笑着说：“妈妈在想爹爹！”

刘氏把儿子抱在怀里，轻声问道：“永儿，你不想爹爹吗？”

“想，有时晚上做梦会看见爹爹。”

“好，那你也写首词寄给阿爹，好吗？”

“好。不过，妈妈，我写好了你得给我好好修改。”

“我会帮你改，你写吧。”

“以什么为题呢？”

“就写你心里想说的话。”

“那我就用《忆王孙》这首词牌，好吧？”

“好，你写出来看看。”

他沉吟片刻，写下了生平第一首词：

登山临水望春晖，屈指算来数月离，闽江水涨鲤鱼肥。盼爷归，菽水承欢娱庭闹。

刘氏看了之后，心里很兴奋。她拍着儿子的小脑袋笑着说：“永儿，不错，难怪你叔父说你灵慧！这首词尽管并不太成熟，有些措词的平仄还须更正，但不管怎样，你算是懂得写词了。”

就是这样，文学艺术殿堂的大门向这位有志的儿童敞开了。小柳永的智慧火花迸发了，神童的声誉从此逐步在莆田传开。

儿子在词方面的崭露头角，虽使母亲为之欣慰，但也给她带来了隐忧，词虽是文学艺术中的一朵奇葩，但在应试赴考时是用不上的，真要在科场功成名就，主要是认真学习儒学典籍，这是当时读书人的正途。于是，她把柳永的学习情况函告了丈夫，柳宜及时给她回了信，告诉她，要严厉管束三个儿子，让他们用心攻读经史书籍。信中特别强调：“昔日赵普丞相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诗词乃应景之作，岂能以此博取功名乎？惟正途计，宜速聘塾师以授之。”刘氏觉得丈夫说得有理，当然依他所说的做。好在柳家世代为官，兼做海上贸易生意，加上李后主在金陵城破前夕，给了柳宜兄弟一批珠宝，这样柳家在莆田就成了首富，他家要请有名望的塾师，便有不少人应聘。刘氏挑选了一位尹先生作西席。这位尹先生年过五旬，是个饱学夫子，对学问特别认真，不苟言笑。尹先生坐上柳家的西席之后，为柳氏三兄弟取名“三接”、“三复”和“三变”，另为柳永多取二字为“耆卿”。尹先生进府前已知道柳永在词作上有神童之称，讲授几课之后，就对这位学生另眼相看了。认为此子的才华不可低估，便因材施教，他先从《诗经》教起，而第一课便是《伐檀》——这首反映劳动人民痛苦生活的诗篇，使得柳永进入了另一个精神世界，懂得了民生的疾苦。学《诗经》后，再教他《左传》，让他理解政治斗争方面